

生生不息为 和平

保林和池田大作对话录

A Lifelong Quest for
Peace:
A Dialogue

[美] 保林 (Linus Pauling) 著
[日] 池田大作

周伯通 译

这是一本两位智者的对话录。

尽管两位智者讨论的范围很广，但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两位智者都表达了他们的精辟见解和深刻认识。

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是人的成长。关于人的成长，池田大作先生虚心向他的老师户田诚圣先生学习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引用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即“所谓的教育，就是那种当你已经忘掉了所有在校所学的东西后仍然与你同在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好奇+思考=知识=成功，这种保林教授式的成功经验，夫子自道，不是豪言壮语，但远比豪言壮语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世界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科学本身固然也要发展，但科学的发展不能是无限制的发展，也要有正确的目的。……也

就是……究不应当仅仅只是科学研究，它也要在社会规范内，是为世界健康发展。这是非常理性的研究，是崇高

的。发生在20世纪今天，大变化，人的生

存问题的形为复杂的、长期的发展加

目的、智慧、方向等。深信、提的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生不息为和平

保林和池田大作对话录

A Lifelong Quest for
Peace: A Dialogue

[美] 保林 (Linus Pauling) 著
[日] 池田大作
周伯通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感谢国际创价学会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Inc.

40 Tall Pine Drive
Sudbury, MA 01776

COPYRIGHT: 1992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 20-2006-0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生不息为和平: 保林和池田大作对话录 / (美) 保林,
(日) 池田大作著; 周伯通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633-6868-6

I. 生… II. ①保…②池…③周… III. 战争与和平问
题—研究—世界 IV. 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05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桂路 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4 字数: 82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文简体字译本序

这是一本两位智者的对话集，虽然是 20 年前的对话，但今天读来，仍然会为他们对人类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深深关注和献身精神所感动，其智慧的光彩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参加对话的二位智者，一位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两次诺贝尔奖（化学奖、和平奖）获得者保林教授，另一位是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在这场对话中，保林教授和池田大作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家庭和工作，谈到了人的成长、教育、生老病死以及科学研究等问题，其中讨论得最多的世界和平的问题，让我们从这两位智者的对话中领略到了他们的博爱之心。

尽管两位智者讨论的范围很广，但核心问题是人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两位智者都表达了他们的精辟见解和深刻认识。

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是人的成长。关于人的成长，池田大作先生虚心向他的老师户田诚圣先生学习的精神令人感佩。他引用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即“所谓的教育，就是那种当你已经忘掉了所有在校所学的东西后仍然与你同在的东西”。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其

实也是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它为求学的人们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使我们从更深层面理解学校的教育目标。

保林教授在谈到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他从小就对宇宙性质有强烈的好奇心，好奇心一直是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他之所以有很多科学发现，其认为除了好奇之外，还需要宽广的知识背景，加上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好奇+思考+知识=成功，这种保林教授式的成功经验，夫子自道，不是豪言壮语，但远比豪言壮语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在我看来，两位智者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題。

世界的发展当然离不开科学，科学本身固然也要发展，但科学的发展不能是无限制的，同时也要有正确的目的。池田大作先生认为，“科学家必须永远从人类普遍社址和环境系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为公共利益而遵守有关控制乃是科学家的良心问题”。保林教授认为，科学必须“像所有发展领域一样，社会本身必须决定如何使用科学发现来造福人类，而非像战争那样危害人类”。也就是说，科学研究不应当仅仅是科学研究，它必须是在一定社会规范内，是为世界健康发展服务的。这是非常理性的科学研究观，表现了两位智者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两位智者都认为，世界和平是最重要的目标。保罗教授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追求完全出于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我自己对196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更看重。”这一点，令池田大作先生肃然起敬：“由于你坚持不懈地要求消灭战争

本身，你极大地鼓励了全世界的和平主义者。”池田大作先生也是一位提倡对话、倡导和平的著名人士，他俩在世界和平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两位知音，惺惺相惜。

在两位智者的对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核武器的制造、使用和扩散。在他们看来，核武器是人类和平的重要威胁，当年爱因斯坦就曾为建议制造原子弹而受到良心的拷问。保林教授多次宣讲核战争会带来的灾难，强调和平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还谈到，1961年他和太太一起向联合国递交了《请求杜绝核武器的扩散》请愿书，大约有45个国家的25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同样，池田大作先生也谈到他一生以和平为己任，反对核武器，反对对抗，提倡对话，受邀到40多个国家的无数大学发表演讲，一直致力于文化教育的交流。他相信，最好的安全体系是不懈地培养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理解和尊重，历史告诉我们，缺乏理解所取得的和平是脆弱的。

饶有趣味的是，两位智者对用和平部长取代各国的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或国防部长的建议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池田大作先生认为是“一个极妙的主意”，保林教授认为“和平部长这个主意很好”。同时，两人对联合国在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寄予厚望，均希望联合国能在维持世界和平、创造经济新秩序中作出更多贡献。

两位智者的对话发生在20年前，今天，国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人的生存问题与世界的发展方向上，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比20年前好不了多少，甚至更为复杂严峻。

再版此书，重读两位智者的对话，目的就是让更多读者从此书中汲取成长的智慧、不断反省人类在健康、环境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的误区，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深信，和平，也只有和平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多年来，我们广西师范大学也一直关注着人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等问题，再版此书，也是我们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和世界和平所作的一点贡献。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 梁宏

2007年6月于桂林

保林博士序

世界各国在军备上所耗费的无穷资产乃是纯粹的浪费。今日的战争,就其本性而言,意味着使用原子武器的危险,而一场全面核战争意味的则是,文明、甚至人类的终结。对这样一种冲突的可能性视若无睹,实是全然的非理性。

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毁灭,已是如此巨大,以至在这两次大战中不存在赢家和输家,因为所有参战国都遭生灵涂炭、元气大伤之苦。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同将在于:它所祸及的将不仅是各参战国,而且是地球上所有的人。

今天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可怕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其发生。我们不能再在军备上浪费金钱,金钱应转而将之用到有益于全人类的事业上。

数十年来,池田大作和我都致力于裁军、国际沟通与普世和平的目标。1987年我们在洛杉矶创价大学(Soka University, Los Angeles)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些问题和人类的未来,本书的对话所记载的就是我们对当代危机的思考。

我希望尽可能多的人能读到我们这本对话录,然后认真思考一下,以什么样的个人方式来致力于达到消灭战争、缔建普世和平这一目标。

池田大作序

雨过天晴，拱形的加利福尼亚天空碧蓝如洗，院中的桉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保林博士不辞辛苦地远道从旧金山飞到洛杉矶，与我在其时即将举行开幕仪式的创价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一次对话。

保林博士是 20 世纪伟大的科学家，平实、谦虚与宽容。尽管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但我却觉得就像认识他已很多年一般。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微笑地对我说：“为世界和平我将很高兴参与任何方式的合作。”

我们的讨论涉及甚广，包括科学、和平，以及他对爱因斯坦等人物的深情回忆。时间不知不觉就超过了我们原定的计划。由于我们都感到不可能一次说完所有想说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以书面方式继续我们的交流。

尽管保林博士在化学、医学和写作方面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但他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工作计划，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他加州 Big Sur 海岸的家中进行的。

他在这个对话中虚怀地告诉了我们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以现代化学之父闻名于世以外，他在生物学和医学方面同样取得了革命性的成就。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不与人分享的诺贝尔奖（1954 年化学奖、1962 年

和平奖)的人,足以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及爱因斯坦并肩。

生于1901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又目睹一个被核冲突所威胁的世界,保林自始至终呼吁和平并反对使用军事力量。即使在有时面对恶性攻击的情况下,他也从未放弃过对人道主义和正义的信念。由于这篇对话以直接明了的方式讲述了保林的童年、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信念,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自己和他所熟悉的人的生活等故事,我相信这篇对话将使许许多多的人有机会更好地了解保林博士。如果本书提供的一些思考能有助于青年一代解决下一世纪的问题,那么保林和我两人都将由衷高兴。真的,我们全部对话的出发点正是致力于此。

目 录

中文简体字译本序 梁宏	2
保林博士序	5
池田大作序	7

第一部分 活得充实

早岁回忆	2
难以忘怀的和不可替代的	5
爱娃·海伦·保林	12
对宇宙的好奇	16
两个诺贝尔奖	19
作一个人道主义者	25
幸福	28

第二部分 科学与人性

认知会有尽头吗？	32
地球与外星体	35

社会是最后的决定者	37
通情达理、富于幽默感	39
氢弹难道还不够多吗？	45
文艺复兴人	48
人仍然像狼一样	51
主要的威胁	52
生命的世纪	55
矫分子医学	56
压力问题	68
安乐死问题	69

第三部分 普世无战争

死亡本身的死亡	76
二次大战及战后	78
努力使人类幸福	87
一个不寻常的国家	91
走向正确的方向	97
没有全面核战争	101
切尔诺贝利灾难	105
和平部长	106
战争的不道德性	110
绝对和平主义者的两难处境	113

第一部分

活得充实

早岁回忆

难以忘怀的和不可替代的

爱娃·海伦·保林

对宇宙的好奇

两个诺贝尔奖

作一个人道主义者

幸福

早岁回忆

池田：保林博士，你漫长而卓有成就的一生充满了人生经验，这些经验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对话我能在你最有成就的领域即科学、医学和推动和平事业方面发掘出你一生最能启发世人的那些人生经验，以使所有年龄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将生活于 21 世纪的年轻读者都能从之受到教益。我想不妨让我们从各自讲讲童年故事开始，这样我们之间也可以更多一些了解。

保林：我于 1901 年 2 月 28 日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随后几年我父母亲带着我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几个不同城市：萨勒姆、波特兰、奥斯维居。不过这些地方我今天都已不大有印象了。我能记事大概是从 4 岁开始的。那时我们住在俄勒冈的康顿，我父亲决定把我从小就有的很长的金色卷发都剪掉，我妈妈第一次看到我被剪掉金发后突然哭了，无疑是觉得她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为一个小男孩，再不是以前的婴儿了。

池田：很多母亲在第一次感到自己孩子已不再是婴儿时都会有这种又激动又难过的心情。不消说，你母亲一定很疼爱自己的孩子。

我是 1928 年 1 月 2 日出生的，出生地在东京大田区一个叫入新井的地方。这地方虽然是在城里，但它碧蓝的天空、傍海的气雾，以及周围四季常开的野花，使人觉得更像是

个渔村。对了，你的家庭是个大家庭吗？

保林：我的父亲赫尔曼·亨利·威廉·保林(Herman Henry William Pauling)是个药剂师。我的母亲露西·伊莎贝拉·达林·保林(Lucy Isabelle Darling Pauling)是莱纳斯·威尔逊·达林(Linus Wilson Darling)的女儿。她的爸爸一生经历很多，先后做过教师、牧场管理人、仓库管理员、县的司法官、测量员，最后是律师。我的妹妹波林(Pauline)生于1902年，另一个妹妹弗朗西丝·露西尔(Frances Lucille)则生于1904年。

池田：我父亲的名字是子之吉(Nenokichi)，我母亲的名字是一(Ichi)。我父亲排行老二，他有3个兄弟5个姐妹，其中我大伯父和我父亲一起经营一家海带公司。你父亲是一个药剂师这一点大概对你早年对化学感兴趣不无影响吧？

保林：他死时我只有9岁，但我想起他时总觉得对他感情很深。他的去世使我母亲处在极大的经济困顿中，她只好靠找房客进来住以养活我和两个妹妹。

池田：早岁守寡又拖儿带女一定非常辛苦。我自己的父亲一直活到我28岁那年。他的生意从来没有兴旺过。二战时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父亲一直是个很硬气的人，不管如何困顿，他在坚持做人要正派上从不含糊。同时他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人。现在想起这些，我益发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好人，即使自己经济上问题

再大，仍然想着去帮助别人。

我母亲一直活到 80 岁，除了把她自己的 8 个孩子都拉扯大，还加上另外两个收养的孩子。尽管在各方面说来她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但在这点上她的一生真是非常了不起。

人的记忆力真是千差万别。有些人可以记得很小时候的事。英国大历史学汤因比(1889—1975)就告诉我他甚至能记得两岁时发生的事。一般来说，汤因比先生非常强调幼儿教育，甚至认为一个人在 8 岁以前掌握的东西要比他以后几十年学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保林：我刚才说我能记得 4 岁那年我的金色长发被剪掉这件事。其他我还能记得的事包括一双新靴子，康顿那地方泥泞得很，新靴子就是为了踏泥泞道而给我买的。我还记得我与那些在我伯父开的铺子前游荡的牛仔说话。

池田：你父母亲严厉吗？

保林：我想我家没有太多家庭纪律。我父亲和母亲教导我和两个妹妹行为要正派，不过我从小就不是那种闯祸的孩子。我们家的家教大概可以说是很宽厚的。

池田：美国父母亲似乎总是比较宽厚。他们似乎只是告诉孩子们一些基本做人之道，其他就尊重孩子们自己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美国父母亲比较相信自己的孩子，例如你父母无疑对你和你妹妹就都很信任。传统日本式教育就远没有

那么开放那么放心孩子。

你小时候很壮实吗？我小时候身体非常差，有些医生甚至担心我能否活得了。我自己有时也像这些医生一样觉得自己只怕活不了很久。

保林：我小时候确实很健康，而且一般说来我这一辈子都很健康。我妹妹都说她们记忆中我感冒的时候都很少。对了，根据我妈妈和我一个当护士的姨妈的决定，我在12岁那年就割掉了扁桃腺（80年前割扁桃腺很流行）。

不过我那时确实很壮实，而且跑得极快。大学一年级时我曾想成为一个跨栏运动员，惜乎仍然未被吸取为队员。那时我要打一份工而没有太多时间训练。

难以忘怀的和不可替代的

池田：你很幸运，从小就体格健壮，运动学习都好。我小时候则因为身体太差，总是极大地依赖别人的支持和帮助。现在我已过了60岁，比以往更能深刻体会到佛家关于我们都依赖众生之德的教导实在太有道理。我相信你一定也有不少朋友和同志，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对你而言是难以忘怀的和不可替代的。

保林：我小时候对我帮助最多的一个人是威廉·齐格勒（William Ziegler），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也是个药剂师，他常给我化学药品和各种仪器供我作研究用。